

秋天的好

杨吉平

四季之中,我最喜欢夏天,只因了夏的生机勃勃。但那天看到小张老师说的一句话,却也感到了秋天的好。小张老师说:“秋天的好,就在于时光很闲散,春天种植了,秋天收获了,你才能守住一份安然,一份心安理得。”

秋天的好,在于时光的闲散。人的一生,大部分时间在忙碌中进行,有目的、无目的地行进,少有闲散的惬意与从容。秋天没有夏天的炎热与焦躁,高旷的蓝天与清爽的微风会让人平静下来,安静下来。秋天也没有春天的渴望与期盼,该成熟的已经成熟,该飘落的已经飘落,一切都有了着落,一切都有了结果。挂在树上的红得耀眼,

吊在架上的黄得夺目,长在秆上的沉得庄严,藏在土里的则给人以种种遐想。山里的苹果是人们一年的希望,那红得发亮的苹果红是山里人的吉祥色,漫山遍野,醒目而热切……

秋天的好还在蓝天上。天还是那个天,却是一年中最高旷的天,最清澈的天。站在高山之巅,仰望晴空,会觉得天离你越来越远,跳进去,你会融化在蓝天里面。在秋日的阳光下,在老家的槐树下,一张石板桌,几把方凳,茶烟袅袅,秋风飒飒,何其闲适,何其悠游。此时的阳光,没有夏日的酷烈,也没有冬日的高冷,只有秋日才有的温馨,如恋人的目光,如母亲的触摸。

秋天的好还在山野间。少时读伟人的诗词,读到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,眼前就会浮现出遍地黄花的美景。深秋时节,在山里的道旁沟畔,背阴处的山坡,

会有一簇一簇的小黄花,带着蒿草与菊花的香味,这种奇异而充满泥土气息的味道,让人在沉静中得到一种欢快。花很小,但每一株都星星点点地挂满了花骨朵,开起来便是一片花海。那种令人亮眼的黄花,仿佛璀璨的银河,遥远神秘而又宁静和谐,让躁动的心得以回归安宁。

秋天的好还在这一场场秋雨。秋瑾题写过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悲情诗句,但那是巾帼女杰当时的心境,在和平时代的今日,我很喜欢秋雨。虽然有些草木在秋天已开始发黄,但还有许多草木依然绿油油地生长着,它们需要雨的滋润,需要雨的沐浴。秋雨的好处是细雨绵绵,那种带着凉意和温情的细雨,让人舒爽。路边的麦冬草在干旱的夏日没有好好生长,而在秋日的细雨中变得翠绿油亮。

杜牧有一首写秋雨的诗《怀

吴中冯秀才》:“长洲苑外草萧萧,却算游程岁月遥。唯有别时今不忘,暮烟秋雨过枫桥。”诗写友情,而笔下则是一片秋日美景。暮烟秋雨,风吹草动,好一幅秋天的旖旎风光,让人在忧郁中感受一种凄迷的情怀。

秋天的好更在于秋光与乡情之间莫名的牵连,那种凄清与温暖、陌生与熟悉、萧条与蓬勃、寂寥与热烈,一组组复杂的情怀组成了难以割舍的乡情与乡恋。那年秋日回乡,徘徊清水河畔,我情不能已,赋诗抒怀:“故里重回一梦中,青山几易旧时容。清河不见潺潺水,故道频开穗穗红。人祖峰奇人未至,梨园路远意空。当头烈日高高照,何处秋风望断鸿?”

秋天的好还在于它紧接着寒冬,这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,珍惜小张老师说的那份安然,那份心安理得。

偶遇一丛“羊奶奶”

郝妙海

周末在家,觉着无聊,便下楼出了小区,沿冶峪河北沿岸向东缓步而去。

尚未走出百米,我就被左侧的一丛植物吸引住了。身边是一溜约10米宽的绿化带。绿化带后面,还空了四五米宽,稀疏地种了一些海棠树,枝头挂着或红或黄的小果果。再往后,则是小区建成时安装的一排铁艺围栏。这丛植物,即攀附在围栏上。远远看去,应是我打小就十分熟悉的“羊奶奶”。

为了确认,我多走几步,从一个绿化带的豁口处绕行到了这丛植物跟前。这一下,枝蔓顶端细小的簇簇白花,以及一根根细细长长的角角,都看得真真切切,的确是“羊奶奶”。那些小花,一朵朵都张着五片桃形的花瓣,围裹着中心白色的花蕊。而那些小角角,大都比筷子还细些,约10厘米长,除少数还呈嫩绿色外,大都绿中泛紫,显然已近成熟。拨开枝叶细寻,才发现缠绕在这三四米围栏上十分稠密的,竟是同一株“羊奶奶”。我此前曾无数次从此经过,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。

这些年,绿化几乎普及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在我们的身边,出现了越来越多陌生的花草树木,它们把我们的环境装扮得五彩缤纷。但同时,许多小时候熟悉的野花野草,却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偶尔发现一株,都会带来一丝小小的惊喜。这株“羊奶奶”,即是如此。

小时候,老村周边有大片大片的荒草滩,荒草滩中,生长着各种野生作物。“羊奶奶”,无疑是其中记忆最深的一种。这是因为,它的果实,即那个细细长长的角角,可以吃。入秋以后,“羊奶奶”的果实逐渐长成。此时,剥去它嫩绿的外皮,里面是同样嫩绿的细长的芯,咬一口,脆脆的、甜甜的,十分好吃。当年,这些野生的小果果,如酸枣、马

茹、红瓢子、雀儿馒头头、枸杞杞……都曾带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很多美好的记忆,至今难忘。

“羊奶奶”的角角成熟后,到冬天会自动开裂。这时,角角内一粒粒细小的黑黑的种子,便会借机挂在像蒲公英一样的绒毛上飞了出来。这应该就是专家们为这种植物取名“鹅绒藤”的原因吧。而在这些角角成熟的过程中,有一段时间,若折断这些角角,折断处会渗出一种白色的黏稠液体,像极了奶汁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,大名“鹅绒藤”的植物到了孩子们口中,就成了“羊奶奶”。

这种作物被叫作“羊奶奶”,而没被叫作“牛奶奶”或其他什么“奶奶”,似乎也是有原因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还储存着一首儿歌。其前面几句是:“一背背,两背背,背的老娘啊伙吃奶奶。老娘问你几岁嘞,和咱的羊羔羔同岁嘞……”小时候妈妈抱着我哼这首儿歌时,我一直就觉着儿歌中孩子吃的奶奶,就是羊羔羔的妈妈提供的。因为那时,也即上世纪50年代初,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邻居,为了解决其子孙奶不足的问题,就专门买了一头奶羊养着。

在唐孟诜所著《食疗本草》中,就有“羊奶亦主消渴、治虚癆、益精气,补肺、肾气,和小肠”的记载。据有些资料介绍,中国人食用羊奶的历史,甚至可远溯到几千年之前。而奶牛,是在19世纪中叶由欧美商人和传教士引进中国,并且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培育、杂交、选育之后,才在我国得到推广和应用。其在民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显然比奶羊差了十万八千里。也正因此,在遥远的年代,当孩子们从这种作物的角角中挤出奶一样的汁液时,唯一能想到的,怕就只能是羊奶,脱口而出的,也只能是“羊奶奶”了。



残荷之韵

杨应和

“冷碧新秋水,残红半破莲。”随着天气渐渐变冷,白居易的诗句在我心中轻轻回响,引领我步入荷塘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羞涩地探出云层,荷塘便在这朦朦胧胧中一下子苏醒过来。薄雾如轻纱般缭绕着,将荷塘装扮得如梦似幻,宛如仙境一般。远处的山峦,近处的树木,都在这轻纱的掩映下变得柔和而遥远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温柔地包裹起来。

雾散云开,荷塘方显面貌。漫步于荷塘之畔,我的目光被一片萧瑟的景象所吸引,那满池的残荷,在秋风中摇曳,尽显颓败之态。曾是夏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的荷塘,荷花亭亭玉立,荷叶碧绿如伞,满池生辉。而今,荷花早已凋零,荷叶也泛黄卷曲,宛如饱

经风霜的老人,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。然而,正是这份萧瑟,让我感受到了残荷的独特魅力。

那些枯黄的荷叶,虽已不再繁茂,仍挺立在水中,仿佛在诉说着夏日的辉煌。它们的茎秆,虽然不再挺拔,却依然坚韧,承载着岁月的痕迹。那些破败的荷叶,犹如一幅幅写意画,泼洒着深秋的凄美与哀愁。每一片残荷,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份厚礼。它们失去了夏日的娇艳,却收获了秋日的静美,它们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生命的价值。残荷化成的莲蓬,里面孕育着新的生命——莲子,它和静静地躺在淤泥里面的藕,都等待着来年的那一天,再次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辉煌。

生命何其短暂,荷花在轮回与更迭中,无论是繁华还是凋零,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独特的风骨与韵味,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深秋的荷塘,仿佛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,它静静地躺在那里,与世无争。

望着这一片残荷,我不禁陷入了沉思。残荷之韵,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,人生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得意与失意的时刻,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坚韧不拔的心,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与困难,就一定能够在逆境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。

在这个萧瑟的深秋之日,我愿与残荷一同坚守,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。